



西湖

有赏不完的美景
是读不完的书

西湖天下

紫神
明

西湖寺观

“西湖天下”丛书编辑部 编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西湖 | 有赏不完的景
是读不完的书

西湖 寺观

“西湖天下”丛书编辑部 编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前言 // Qianyan

“西湖”，再普通不过的两个字，但是只要一提起，很多人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各种美丽的画面，也许不尽相同，但大多离不开“可亲可近的山水”这样一个总体形象，而非仅仅停留于字面之意。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候，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时至今日，其核心要素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世人的直观感受和专家委员会的认定出奇地一致。

作为一个自然与文化兼备的名湖，西湖并没有高高在上，而是以敞开的胸怀，迎接着万千游客，自2002年以来，就以免费的方式向世人开放。四季更迭，这里总是美景无限。春有如烟绿柳，碧桃相间；夏有万亩荷叶田田；秋有三潭印月、似火红叶；冬有红梅疏影横斜。在这个湖边，有过达官贵人的纸醉金迷，有过文人雅士的丹青吟咏，有过志士仁人的碧血衷肠，有过奸佞小人的负国奇耻。所以，同一个总体形象下的西湖，却有着丰富的侧面，“面面有情”。

西湖有美丽的自然景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山围湖、湖映山，“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景观格局中，还有长堤卧波以及岛屿镶嵌，苏堤春晓、断桥残雪、柳浪闻莺、曲院风荷、雷峰夕照，等等，“西湖十景”

让来此旅游的人流连忘返。西湖有悠久的历史名人文化。白居易、苏东坡疏浚西湖，铸就美丽的长堤。林逋隐居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岳飞精忠报国，长眠于湖畔。秋瑾巾帼不让须眉，革命一生，埋骨西泠。所有这些，让喜好西湖人文的客人，忍不住去追寻。西湖还有深厚的佛道文化。始创于东晋的江南名刹灵隐寺，庙宇恢宏，影响深远。环境清幽的三天竺，谷深林幽，岩壑奇绝。紧临湖畔的净慈寺，南屏拥其后，雷峰立于前，晚钟悠悠。栖居葛岭的抱朴道院，香火缭绕，于此俯瞰西湖，波光潋滟。众多的寺庙、道观，让来此祈祷进香的信众一一寻觅。所以，西湖有赏不完的景，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正因为如此，关于西湖的著述浩如烟海，无论是深入的研究性著作还是浅显的旅游导游词，都层出不穷。作为西湖申遗成功之后最新推出的丛书，“西湖天下”丛书不求最全、不求最深，却希望以通俗明了、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一个自然与人文并重的丰饶之湖。丛书共分《西湖山水》、《西湖名人》、《西湖风物》等十本分册，西湖的自然山水、名人故事、经典诗文、亭台楼阁、特色风物、昔日影踪，在这里都有着清晰的展现。春夏秋冬、晨晌昏夜、晴雾雨雪，一张张精美的照片，留住了西湖扣人心弦的刹那，它们与通俗畅晓的文字相得益彰。也许读完这些书，不能像旅游攻略那样，告诉你哪里住得好、哪里吃得好、哪里玩得好，但是关于西湖的山、水、亭、阁、塔、桥、堤、岛，会让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使西湖之旅变得丰盈而有质感。

一千多年前，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离开杭州之后，曾用《忆江南》词来描绘西湖之美，并表达出重游的愿望：“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也许，当你游过西湖，阅读过“西湖天下”丛书，会觉得一次真的不够。

“西湖天下”丛书编辑部

2011年8月



目录



- 007 引 言
- 020 古刹越千年 东南第一山
——灵隐寺揽胜
- 046 天香涵竹气 地韵揽湖光
——永福禅寺漫步
- 055 门楼观江海 释道共林泉
——韬光寺掠影
- 064 殿堂遍峰壑 湖上小西天
——三天竺徜徉
- 100 伽蓝隐松篁 源头活水来
——虎跑寺寻梦
- 114 清风五百间 南屏钟悠悠
——净慈寺话古





- 140 碧水映岚翠 宝地藏仙寰
——抱朴庐探幽
- 148 密竹青无数 绝壑隐卧龙
——黄龙洞撷英
- 163 天目飞余脉 道教小仙山
——玉皇山宫观一瞥
- 179 清真古寺美 中阿友谊长
——凤凰寺巡礼
- 184 西湖寺观祠庙拾遗

→ 西湖寺观



西湖寺观

→ → 引言 寻东南佛国之灵脉
访西湖寺观之胜迹

水是眼波横，山似眉峰聚。芳草艳花，茂林修竹，朝阳夕月，飞鸟云影。四季景色如诗胜画的杭州西湖，晴好雨奇，晨昏殊异，仪态万方。

如果把西湖比作容貌姣好的绝代佳人，那么，散落在湖光山色之间的处处古刹宏宇和楼台亭阁，便是她头上的珠翠宝钗、身上的环珮玉玦，它们为天生丽质的佳人增添了无限风韵。

佛教寺庙 源远流长

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南宋，素称“东南佛国”，流传千古。

西晋末年的军阀大混战，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大南迁。东晋政权在长江以南的建康（今南京）建都，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印度和西域的高僧相继来到江南建寺传教，宣扬佛法。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中国北方仍处于战乱之中，南方相对安定。印度高僧慧理，万里迢迢来到杭州武林山下（今西湖北高峰至天竺山一带）。他看到了眼前那一座石灰岩孤峰，

平地拔起，苍润秀腴，其间洞穴穿连，怪石耸峙，当即认定这是有来历的神灵隐居之地，于是亲自动手，开辟蒿莱，筑造小舍，接连兴建灵隐寺、灵鹫寺、下天竺翻经院，成为揭开西湖佛教史第一页的开山鼻祖。

南北朝是动荡与痛苦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寄希望于未来以求得心态的平衡。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南齐、梁甚至奉其为国教。杭州为南朝属地，佛教也发展很快，西湖寺庙进一步增多，玉泉禅院、孤山永福寺等即是其中极富代表性的寺庙。原有寺庙则纷纷扩建，如梁武帝萧衍就曾赐田扩建灵隐寺，使之步步迈向巨刹宏殿的佛国胜境。

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杨坚改变周武帝废佛政策，力促南北佛教合流；隋炀帝杨广笃信佛教，尤其尊重天台宗。当时钱塘县已升为余杭郡，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为佛教的播扬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佛教天台宗当时势头正猛，在西湖据有相当的

灵隐寺俯瞰 汤丽丽 摄



地盘，为后来西湖佛寺中的“教院”（后改称“讲寺”）的发展打下基础。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中印度名僧宝掌禅师到了灵隐寺西南方向的天竺山谷，立即被这一带的秀丽山川所吸引。多年后，宝掌还吟诗感慨道：“行尽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称道人游。”他在这里建立道场，这就是中天竺禅寺的前身。禅寺，是完全汉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寺院，以修持禅定为主旨。在

飞来峰石刻造像 林陌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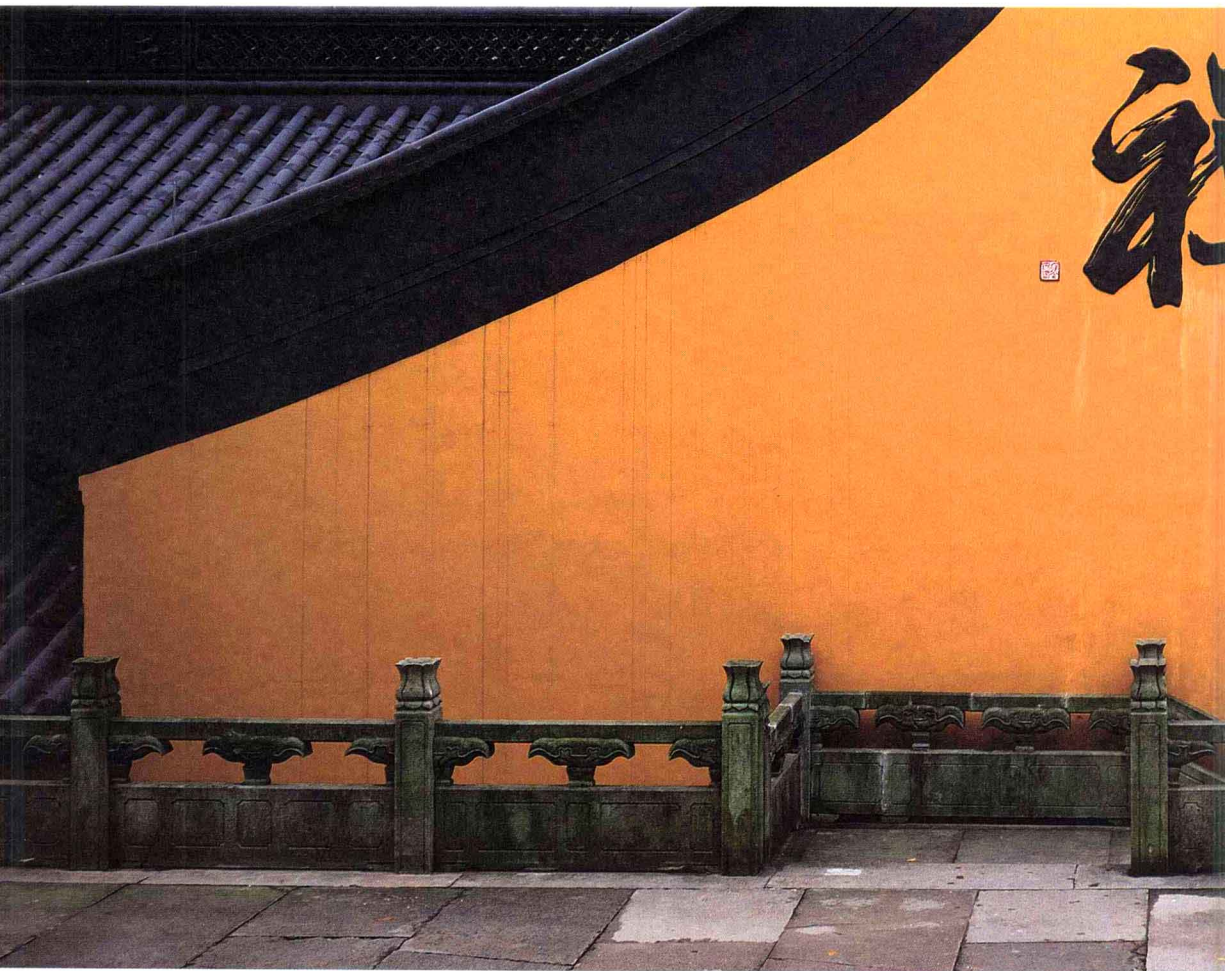


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禅寺始终占了西湖佛寺的大多数。

唐代国力强大、寺庙众多、高僧辈出、佛教兴盛，杭州已成为我国东南部的佛教中心。西湖湖山间号称有佛寺三百六十座，凤林寺、定慧（虎跑）寺、韬光寺、招贤寺、龙井寺、胜果寺、天龙寺等，在以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都是西湖重要的佛寺。而此时的灵隐寺更是已经蔚成大观。

中唐的西湖，璞玉未琢，宁静自然，佛寺捷足先登。湖中最大的岛屿孤山上有孤山寺（即永福寺，后称广化寺），此时已成为湖上巍然一大佛教胜场，楼头殿角隐约于松林秀翠之中，

禅 张勇 摄



梵音佛号回荡于碧湖清波之上。寺内几位诗僧，如贺上人、光上人，与州刺史白居易诗、佛为友，结不解之缘。白居易理政之暇，常乘舟来到孤山，和他们吟诗谈禅，品赏湖山佳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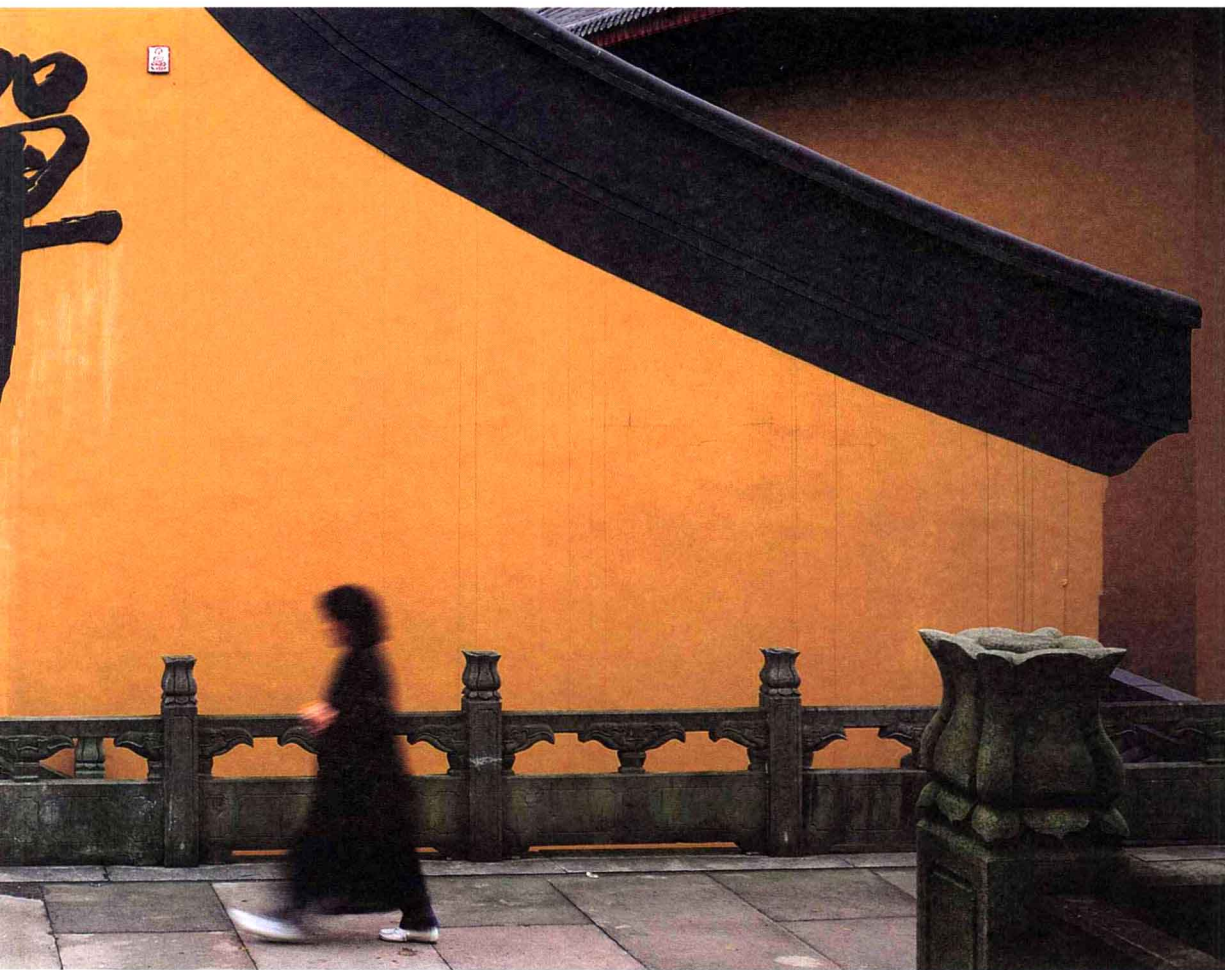
白居易有《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诗：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

卢橘子低山雨重，桤桐叶战水风凉。

烟波淡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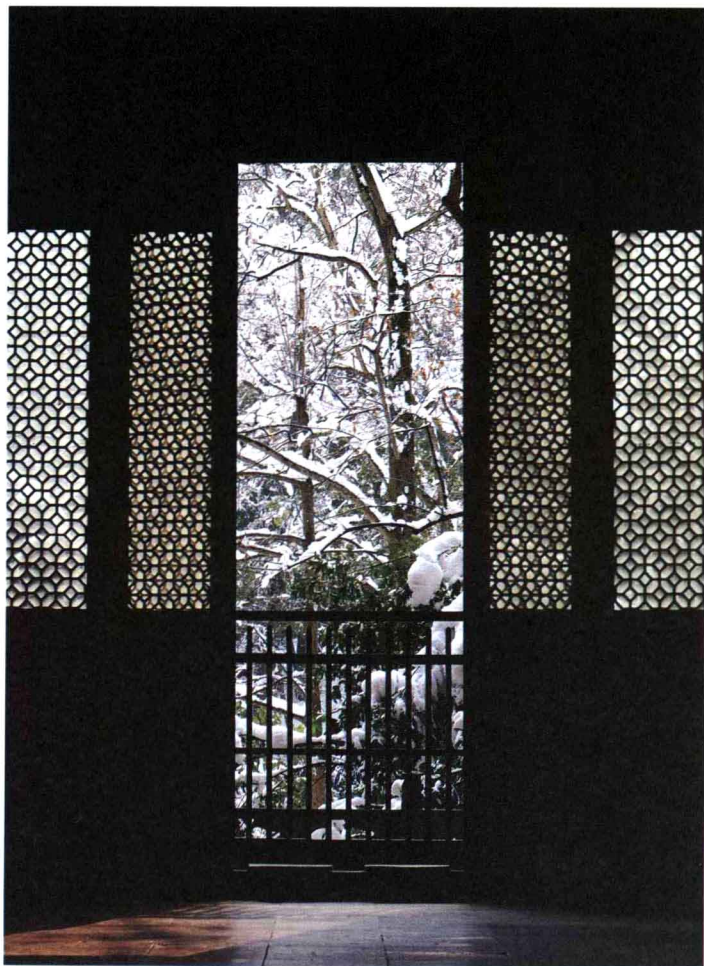
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水中央。



这首诗留给后人的历史信息是极有意味的,它告诉我们,在西湖的湖光山色间,佛寺的存在大大丰富、深化了自然风景之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西湖佛寺的兴盛,与白居易这样有学问有才情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参与和提倡是分不开的。

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因为“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又趁机贬损佛教,武宗决心“灭佛”,除保留少量佛寺和僧徒外,全国各地大批寺庙毁撤,田产没收,铜像、钟磬拿去化铜铸钱,史称“会昌法难”。西湖佛寺也在劫难逃,孤山寺辟支佛骨塔的舍利,就是这时被没入官库的。好

禅寺冬意 曹元 摄



在这次毁佛运动时间很短，唐武宗死后，唐宣宗继位，佛教又恢复了发展。

五代吴越在杭州立国后，四代钱王在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扶植佛寺，以“信佛顺天”为国策，加强精神统治，在都城周围广建新寺。一时杭城内外寺院林立，梵音不绝，扩建、新建的佛寺有据可查的不下二百余所，大部分在西湖风景区内。诸如净慈、梵天、理安、六通、灵峰、云栖、荣国、开化、宝成、海会、三天竺等寺，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寺院，至今犹存或有迹可寻。吴越建寺造塔，刻石雕像，丰富了西湖的内蕴，使得西湖不独以湖光山色著称，同时还具备了非造化之功可得的人文内涵，吸引了四方游客。

吴越统治者顺应历史走势，疆土和平纳归北宋，西湖佛寺免遭战乱得以保存和发展，到宋神宗、哲宗两朝（约1070—1100年），寺院总数较吴越又有增多。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诗中说：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说的是假如一天游览一寺，西湖寺院需要整整一年方能游遍。这位出处行径颇似白乐天的卓越的大诗人，精通佛学，在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期间，与西湖佛寺许多位大师、诗僧结下深厚友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名篇。举凡上天竺的辩才法师、圆照法师，智果院的参寥上人，寿星院的清顺、法顺，以及法言、仲殊、闻复、惠勤等都是东坡先生的方外密友、诗中敌手。西湖佛寺因此平添了许多趣闻逸事，地方官与佛门结交也成了杭州地方上的一大传统。

宋室南渡，政治重心移到杭州。然而，由于宋徽宗狂热崇奉道教，宋高宗赵构在杭州立稳脚跟之初对佛教仍加限制。绍兴十六年（1146年），孤山辟建御用道观四圣延祥观，强制拆迁了包括广化寺、玛瑙寺、智果寺等古刹在内的大批佛俗建



飞来峰石刻佛像 林陌 摄

筑，表明了朝廷当时扬道抑佛的态度。高宗后期，这种态度有了改变，皇亲国戚、后妃内侍、官僚显贵等纷纷新建香火院、功德院供私家专用，一时间佛寺数量骤增，规制、建筑更加宏丽；帝王、显贵经常到寺院进香、朝拜、祷雨、求签，并且一遇机会就题写匾额，赏赐丰厚，佛寺成为超出宗教范畴的政事活动场所。寺僧则心领神会，对寺庙倍加维护、修缮，接待应酬尽善尽美。杭州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

当时西湖寺院除禅寺外，还有教寺和律寺两大类。教寺也叫教院，主要宣讲佛教天台宗教典；律寺则以研习，传持戒律为主。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宋室对江南佛教寺院进行“品第”，评出禅院五山十刹和教院五山十刹。杭州的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为禅院五山前三名，中天竺为禅院十刹之一；上天竺寺、下天竺寺居教寺五山之一、二位，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跻身教寺十刹之列。律寺虽不定“五山十刹”，但西湖昭庆寺、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灵芝寺等均负盛名。

南宋为元取代后，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一方面唆使部下掠夺财物、盗掘陵墓，另一方面扩建寺院，宣扬藏传佛教（即黄教），大兴凿佛之役，南宋皇城失火后，便乘机辟为五座寺庙。元代杭州佛教的突出成就，是在飞来峰、吴山宝成寺等处留下一批颇具特色的摩崖石刻佛像，其造型生动，艺术价值之高为国内罕见。但有元一代，兵燹、火灾频仍，寺庙兴衰变化很大。元末群雄纷争，战乱中大量佛寺被毁。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扶持佛教以利统治，从明前期起，西湖佛寺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明太祖朱元璋下旨重建上天竺观音菩萨殿，逐渐吸引了四方信众。每年春节后至端午，农夫村姑成群结队来到杭州上天竺烧香拜佛，又开始形成了热闹的香市。据明代张岱《西湖香市》所称，进香的善男信女，“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这一香市习俗延续至今。明后期，云栖净土宗僧人株宏（莲池大师）佛学造诣很深，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20年）年间，他“以匡庐莲社宗风大振东南”，西湖

不少佛寺在其影响下一时呈中兴之势。“匡庐莲社宗风”指东晋的庐山高僧慧远创立的净土宗，亦称莲宗。修学净土宗不一定要通达佛经深谙佛学，也不一定要广研教乘静坐专修，只要信愿俱足，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始终不怠，同样可以入佛门、上西天。由于简便易行，不拘形式，社会下层的广大群众也可修学，所以净土宗广泛流行，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之一。直至今日，来到西湖各大佛寺烧香、朝拜、礼佛的绝大多数香客，实际上都是按净土宗的修学方式行事以示“信佛”的。

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十分注意以汉族传统文化（包括佛教）笼络人心，巩固政权。清初，康、乾盛世兴佛。康熙皇帝每次南巡到杭州，都要亲往西湖主要寺庙视察、题辞、赋咏、赏赐，乾隆皇帝更是念念不忘“游佛国”、“憩僧寮”。地方官员因此而不遗余力修缮寺庙，邀宠博赏，使西湖各大寺重披盛装。杭州这一“东南佛国”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

飞来峰石刻佛像容相端庄 林陌 摄



各国佛教和游人向往的祖庭和圣地。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总督李卫奏准将康熙在西湖的行宫（今中山公园）改建为圣因寺，成为湖上一处新兴的寺观园林，至今遗迹可寻。

清咸丰末年（1860—1861年），国运衰颓，太平天国军先后两次攻克杭州，西湖再度沦为战场，佛寺尽毁于战火。历史上洋洋大观的西湖佛国胜境一去不复返了。

道教宫观 盛极一时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艺、科技、学术思想和民间风俗等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从传说看，道教传入杭州的时间似乎比佛教更早，西湖出现道士踪迹的年代也先于佛徒。《水经》一书在介绍杭州天竺稽留峰的来由时写道：

“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为山号。”东晋道士许迈写给王羲之的信中也说：“山阴、临安（今杭州）多金堂、玉室、琼芝、瑶草，汉末得道之士在焉。”

自古有道之士多遁居山林，隐居修道。三国、西晋时，西湖灵隐山一带山奇水秀，人烟稀少，符合道人修真炼丹对环境的要求。相传三国时的葛玄，曾在飞来峰南麓和玉乳洞修行，于赤乌二年（239年）“得道成仙”。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教遗址是东晋葛洪的炼丹地，今葛岭、初阳台、南屏山、龙井、灵隐葛坞都相传有他的炼丹井，现在葛岭的抱朴道院就是纪念他的。

隋唐，道教进入兴盛时期，西湖除一些道士仍乐居于山林、洞窟、茅庐过修习生活外，吴山、葛岭、飞来峰等处均有道院建立，但为数有限，传到后世的更少。

北宋末代皇帝徽宗赵佶，是一名狂热的道教信徒，他专宠羽士，还授意臣下以天帝名义册封他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并下令在全国大兴土木建造宫观扶植道教。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吴山上的东岳中兴观就是在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所建的。南宋定都杭州后，高宗赵构一承其父遗